

的气候，还要忍受漫长旅程的孤寂。

此外，高原行程，并不如平日里在城市中旅行那般方便。“说走就走”，在这里行不通。每天在路上前行的路程，每晚的住宿点，这些因素都必须提前定好。否则到了无人区，等待人类的只有大自然的无情。

因此当人们行走在新藏线上，一束温暖的灯光，一张舒服的床，一碗热乎乎的饭，在今天仍让人能够迅速感到幸福和温暖。2019年开始，上海援疆团队投入3000多万元资金，在新藏线叶城段沿途兴建了上述4座新藏驿站。

如今，新藏驿站承载起为过往行人提供便利和温暖的功能，也保留了昆仑古道驿站的“古道热肠”。

根据喀什大学人文学院杨波教授考证，玄奘在《大唐西域记》第十二卷记有“奔穰舍罗”。“奔穰舍罗”是玄奘在《大唐西域记》第十二卷中提到的一个地方，位于羯盘陀国，即今天帕米尔高原上塔什库尔干县的大同乡。从《大唐西域记》的记载来看，“从此东下葱岭东冈，登危岭，越洞谷，溪径险阻，风雪相继，行八百余里，出葱岭，至乌铄国”。这段话描述的是从“奔穰舍罗”出发，东下葱岭东冈，经过艰难险阻的路途后到达乌铄国的行程。

“舍罗”在佛教中有“福舍”之意，是佛教布施修福的处所。如果“奔穰舍罗”翻译为“福舍”，也就是

从2019年起，上海援疆投入资金，在G219沿线建设了四座现代化的新藏驿站。摄影/孙睿



退伍后，王文松成为一家新藏驿站负责人。摄影/孙睿

为东来西去的行者提供住所与休憩的处所。

作为四家新藏驿站的经营者，夏四辈是新疆新藏线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，同时也是一位退伍老兵。退伍前，夏四辈就经常和战友在G219沿途遇到一些开货车的司机和自驾游游客。彼时因为沿途没有驿站、旅店，他们经常会搭帐篷、住桥洞，自己生火做饭。夏四辈和战友经常会帮着修理抛锚的车，将走不动的游客载一程，把自己的干粮分给他们吃。

2019年，适逢上海援疆开始投入资金建设新藏驿站，一次去看望战友的途中，他发现了正在建设中的驿站。出于好奇，夏四辈下车去查看。当时驿站已具雏形，规模和设施的完备超出了夏四辈的想象。

“你当过兵，在新藏线上跑了10多年，对这条路比较熟悉，也很有感情，组织上研究决定，把新藏驿站经营权交给你。”2019年7月，叶城县相关负责人找到夏四辈，郑重地对他说。

如今，新藏驿站正逐渐成为这条“天路”上的旅游新名片。在夏四辈看来，做好驿站的建设和保障，守护好驿站，也守住一份退役军人的情怀。■